



A28、29

艺术品鉴赏/平台

大家

现代快报 2014/11/1 星期六

责编:王凡 美编:王莺燕 组版:郝莎莎

第三届
“重塑东方美”美在慧眼·水墨心印
卢禹舜出品人:赵磊
策展人:林逸鹏
主办:现代快报、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

卢禹舜:营造一种抒情性极强的山水世界



卢禹舜

现任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院务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画学会副会长,第二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天地大美 心驰神往 笔遂墨顺3》356cmx96cm

编者按

当今,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画艺术正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激烈挑战,西方艺术以席卷之势遍及世界,社会的急剧转型使中国画的传统形态无法承载现代生活的巨大重量,而日益强大的中国,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艺术面向世界;文化的广泛交流,需要中国艺术以自己的现代形象展示于世界艺术之林,这是当代中国艺术家责无旁贷的使命。为此,从2012年开始,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林逸鹏教授发起并策划了“重塑东方美”画展。该画展会聚了当今国内一群现代型顶级的中国画家,每年一次轮流在国内大城市巡回展览,数年后到发达的西方国家展出;同时邀请汉文化圈内一流的思想家、哲学家、美学家、艺术理论家召开学术研讨会,构建现代中国画的理论框架。

新华社旗下的现代快报是报业中的佼佼者,《艺·周刊》更以先锋、高端的品质引领着大众审美,享誉华东地区,惠及全国。今年,第三届“重塑东方美”—美在慧眼·水墨心印画展,将由现代快报、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主办,在南京、广州两地举办,作为品牌项目精心打造。本报特辟专栏系列报道参展画家,以飨读者。

“重塑东方美”这个名字,对关注艺术的人而言并不陌生。2012年,首届“重塑东方美”在美术圈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引得业内对中国画的发展展开了激烈讨论,2013年第二届展览在南京、上海两地举办,更是影响极大。如今,第三届“重塑东方美”大展大幕再起,本次展览将落地南京、广州两地,再一次激起大众对中国画学术与创新的关注。

每一位参展艺术家,数十年来对艺术和中国画的发展都进行着不断探索。本周,《艺·周刊》将与大家一同欣赏参展艺术家、著名画家卢禹舜先生的作品与背后的艺术故事。

1987年,我在《新阶段的征候——陈向迅、陈平、卢禹舜、赵卫画展》一文中说,以青年画家为先锋的中国画坛,开始从群体运动转向个人画室的追求,“他们保持着开放性,又脚踏实地地在画中思,在思中画。不会太久,一批具有独立个性、才华出众、对传统和创造有深刻理解与把握的中国画家,要出现在画坛上。”“卢禹舜的北国小景,全来自对地方性景观的独特观察与感受,不落俗套,自有一股诗情洋溢于画面。”

转眼27年过去,这几位画家皆成画坛中坚,卢禹舜也从黑龙江调到北京,担任了国家画院的常务副院长。他们的成长与成就,获益于国家的改革开放,也印证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

□郎绍君(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

卢禹舜是一个有天赋的画家。他没有名门弟子的光环,也没有硕士、博士头衔,但他对自然对象、绘画语言、创造意境有出色的敏感。艺术创作需要这种敏感,而这种敏感不能传授,它总是上苍赐予少数人的品质。当然,天赋能否结出硕果,有待于勤奋、功夫、学养、思想力和大小环境的扶持。还要承认,天赋是一种脆弱的品质,容易夭折。当下艺术教育和学艺人群的畸形膨胀,市场对艺术作品的恶性的炒作,已经并将继续毁掉诸多天才。

卢禹舜通常把自己的山水画概括为《静观八荒》系列、《唐人诗意图》系列和《欧洲写生》系列。他自评说:“以《静观八荒》为代表的山水大水系列,以日月烟云、亘古矗立的山峦、奔流不息的瀑布流泉、苍郁的丛林灌木等意象,表现超时空的永恒性,仿佛空间、时间已经凝固,山水河流也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山水河流,具有了一种神秘的象征色彩,给人以不知今夕何夕的悠远无尽的感觉,这里的意象性形象及其组合,传达出空寂、悠远、阔大的时空感觉。”“取材于唐人诗意图的山水画,以山、水、树木、烟云、骚人墨客等意象营造一种抒情性极强的山水世界。作品图式中的时空的叠加使人物与自然环境的布置也比较随意和自由,并尝试着以一种非逻辑的表现方式构造画面境界。同时,更着意于文化精神的传达,令欣赏者在赏心悦目中,领略人与自然和谐为一的境界。我在审美选择上牢牢抓住北方山水的意象本质,不堆砌,不罗列,不炫耀,而使意象组合简洁,得法、清纯、流畅,富于个性特征。”这段自我介绍,使我们对前两个系列的创作意图、精神追求、表现方法,有所了解。

《静观八荒》系列,包括《静观八荒》、《八荒通神》、《神静通八荒》、《坐究四荒》、《天地大美,心驰神往》、《道非云水,云水非道》等作品。它们有横、竖两种形制,而以竖幅为多,也最典型。画面大抵是将山、树、云、水、日、月等形象及形象组合进行叠加,赋予作品不知何来的光照,和梦境般非逻辑的空间形象。以工细的勾染为主要画法,整体构成和具体物象都有较强的装饰性。作品给人

以庄严、静穆、神秘的感觉。《静观八荒》这个题目,是画家精心构思的一部分。在《汉语大词典》中,《八荒》释为“八方荒远的地方”,“四荒”释为“四方荒远之地”,皆属于地理学范畴的概念。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这两个词又由地理意义上的“极远”,被引申为广义的极大、极有气魄之义。卢禹舜以《八荒》为题,一方面是基于黑龙江地域山水的辽阔偏远,一方面是对应其“超时空”山水结构和超验的“山水精神”追求。具体作品各有不同,但都有大致相近的结构与画法,都试图象征一种神秘的精神实体,都出于一种神秘而虚幻的想象。

我的读画印象是,《静观八荒》系列的结构和奇幻效果,是既往山水画未曾有过的,它凸显了画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它们幽异、瑰丽而神秘,应属于奇幻的阴柔之美,而非气吞八荒的阳刚之美。其实,卢禹舜的其他作品也都以秀润、细腻、优美见长,而不以恢宏、强悍为主要特点。这并不减弱它的艺术价值。它的问题在于对观念的追求,由图像象征观念导致的符号化、哲理化倾向,在相当程度上排挤了山水意象的感性特质,阻隔了作品对活生生的自然对象的捕捉。画家说,要“抓住北方山水的意象本质”,但任何“本质”都是概念的抽象,而不可能是活泼泼的个性化形象。山水画难以表现形而上的观念,是其局限,也恰是它发挥长处的所在。源于西方的“当代艺术”为了观念的表达,大都放弃了架上绘画和个性形象的追求,而求助于综合材料、现代科技和抽象的游戏。山水画家不是不可以探索象征与观念,但要警惕,象征的使用可能将山水形象的感性特征消解于无形。《静观八荒》系列的探索性价值是宝贵的,但它已经触到了“感性特征消解”的边界,不得不加以思虑。

《唐人诗意图》系列,并不是对某一首唐诗或某一唐代诗人的视觉再创造,也可以说,它们和唐诗没有太多的关系。画家没有去图释唐人诗歌,不过是借助于对唐诗的想象来营造诗意的山水境界。这里有林木与花丛、田园与溪流、泉石与飞禽、阳光与月色,画境时而清朗、时而深幽,又有文人墨客游



《乾坤大义图14》136cmx136cm



《乾坤大义图13》136cmx136cm



《乾坤大义图9》136cmx136cm



《乾坤大义图4》136cmx68cm



《乾坤大义图7》136cmx68cm



他的画能集南北之长,有南画之骨而有北画之形,有北画之气,而有南画之韵。这是卢禹舜绘画的特色。

——陈传席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禹舜的山水画是那么传统,然而,他的国外写生作品,竟然又是那么西洋,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陈醉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如果说《八荒》系列的世界是乌托邦,那《唐人诗意图》系列就是乌托邦。乌托邦也好,乌托邦也罢,都是艺术家美妙的幻想,他带领我们暂离经验世界的烦恼,去领略超验世界的清凉。

——王鲁湘
著名美术理论家

《天地大美 心驰神往 笔遂墨顺1》
356cmx96cm

其中,陶醉其中。画家还常常把充满现代情味的美女人体大胆置放于山水情境之中,好像穿过时间隧道,把今世移植于古境。《唐人诗意图》系列的画法,仍以相对工致的勾染为主,但增加了写意性,弱化了形象的装饰性,相对突出了水墨语言,用笔和墨韵的变化多了,色彩更明丽也更丰富了,作品的抒情性更胜于《静观八荒》系列。

写生(而不是临摹),是卢禹舜学习与把握山水画艺术的主要途径:从写生获得技巧,获得感受,获得形象,获得山水想象与山水境界的资源,也获得对笔墨的熟练把握。自李可染等开拓了“写生创作”的方式,数十年来,中国的山水画家几乎都是从写生中走出来的。卢禹舜无疑是水墨写生的高手。

《欧洲写生》的主要客体是建筑景观,这与山水画的主要客体是山大不同。卢禹舜或许是迄今欧洲写生作品最多、也最有自觉探索意识的画家。这批欧洲写生有数百幅,它们的基本特点是,建筑形象丰富,风景意象独特,并充分发扬了作者一贯的抒情作风。在画法上,他在坚持笔墨方法的同时,吸收了强调光色与块面的水彩方法。对建筑形象的刻画,求其概括,求其精致,求其诗意的表现——它们多被安排在中景,坐落在日影、天光、月色、云雾和树木的空间之中,呈现着神圣、庄严、平和、深邃、恢宏、优雅种种风神。作为描绘主体,其突出一种“静观”的态度,极力刻画建筑和建筑群的沉稳、宁静,回避了对喧哗人群车辆的描绘,对建筑的文化性格作

默默的端详。与此同时,极重视表现建筑环境的季节特征,强调出春天的烂漫、夏天的浓密、秋天的辉煌、冬天的沉寂。面对作品,我们能感觉到画家对欧洲文明的赞美与敬意,也能感觉到他对“虚静淡远”作画态度的坚持。

《欧洲写生》的画法与风格,多以工笔勾勒建筑与树木,以写意处理墨韵与色彩,把西画式再现与中国式表现融合为一,既精严其形质,以暗合欧洲的人文理性与科学精神;又纵放其情愫,以抒发一个东方画家的诗情。画家说:“他对色彩的探索,一方面坚持笔墨方法,以墨当色,一方面着力突破中国画色彩的平面化和单纯性,着力增强色彩的动感与抒情力度,丰富画面的光色,以营造种种意境。”这些经验都是十分宝贵的。